

被禁止的 自由

契迪·賈根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被 禁 止 的 自 由

英屬圭亞那的故事

契迪·賈根著

侯煥闊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6年·北京

Чедди Джаган
СВОБОДА ПОД ЗАПРЕТОМ

Перевод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О.А. Горчако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5

本書根据苏联外国语出版社1955年俄文版轉譯。
原著以英文出版。原作者是Cheddi Jagan, 原著名称
是Forbidden Freedom, 英国劳倫斯—章沙特出版
社1954年出版。

被 禁 止 的 自 由

〔英屬圭亞那〕契迪·賈根著

侯 煥 閱 譯

*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北京东皇城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5号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张3 $\frac{3}{4}$ · 字数77,000

1957年1月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 定价(7) 0.34元

统一书号3003·271

封面设计者：董运南 校对者：彭 錠等

目 录

俄譯本出版者的話	1
第一章 “太不可思議了……”	5
第二章 人为的困难	12
第三章 糖業壟斷資本的政府	19
第四章 对人类尊严的亵瀆	33
第五章 我們是怎样当选的	41
第六章 借口找到了	53
第七章 言与行	68
第八章 我們的活動	79
第九章 工党和殖民地	84
第十章 真正的危机	91
第十一章 被告席上的民主	99
尾声	105

俄譯本出版者的話

前英屬圭亞那總理契迪·賈根所著的“被禁止的自由”一書敘述1953年10月間發生的事件。這些事件與該國憲法的被廢除以及政府的被驅免有關。

英屬圭亞那是英國的殖民地，位於南美洲東北部。該國五十來萬人口中，大部分是東亞的移民和非洲人。在英屬圭亞那內地各區荒涼偏僻的森林中，居住着數千印第安人；這是該國原土著居民中倖存的全部人口。居住在英屬圭亞那的歐洲人共有九萬人。

英屬圭亞那的富源（鐵礦土、黃金、鑽石、糖、木材）未用于該國人民的福利，而以極賤的價格輸出國外。在帝國主義者的控制下，英屬圭亞那變成一個甘蔗種植園的國家，變成一個原料供應國，被迫以極高的價格輸入所需糧食和工業品中的絕大部分。英屬圭亞那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極低。該國到處有貧窮和大批失業的現象，後者使本來已很低微的工資更加下降；此外物價不斷上漲，結果人民經常挨餓。

英屬圭亞那民族解放鬥爭的高漲，是圭亞那人民憎恨艱苦的生活條件、無權地位和外國統治的結果。

英國統治集團感到不可能用以前屢試不爽的方法維持住他們的統治，認為必須在許多殖民地進行若干改革。例如在英屬圭亞那，英國統治集團於1953年3月“頒賜”了一

部新的宪法，虽然这部宪法的內容是極其貧乏的。

根据这一宪法，英屬圭亞那成立了由兩院組成的国会，进行了該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1953年4月进行的选举中，得到胜利的是人民进步党。該党在众議院24席中取得了18席。

成立于1950年的人民进步党，是为謀本国自决并增进人民福利而斗争的英屬圭亞那进步力量的民主联盟。該党竞选綱領声称，該党將爭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發展工业，保障工会的自由，进行土地改革。

人民进步党在圭亞那人人民的支持下，組成了民主政府，并着手实现該党的竞选諾言。可是虽然英屬圭亞那政府所实施的或准备实施的一切措施并未超出基本民主改革的范畴，英国壟斷集团还是認為这些措施威胁到他們在殖民地的統治，因而采取了一切伎倆来破坏这些措施。

在英国糖業和鋁業公司的压力下，以及在与英国、加拿大托辣斯共同控制英屬圭亞那銳矾土开采業的美国壟斷集团的压力下，英国政府借口所謂在英屬圭亞那揭露的、神話式的“共产党陰謀”，在1953年10月初派遣陆军部队和軍艦开入英屬圭亞那的首都佐治敦，廢除了实施不久的宪法，解散了合法选出的政府，并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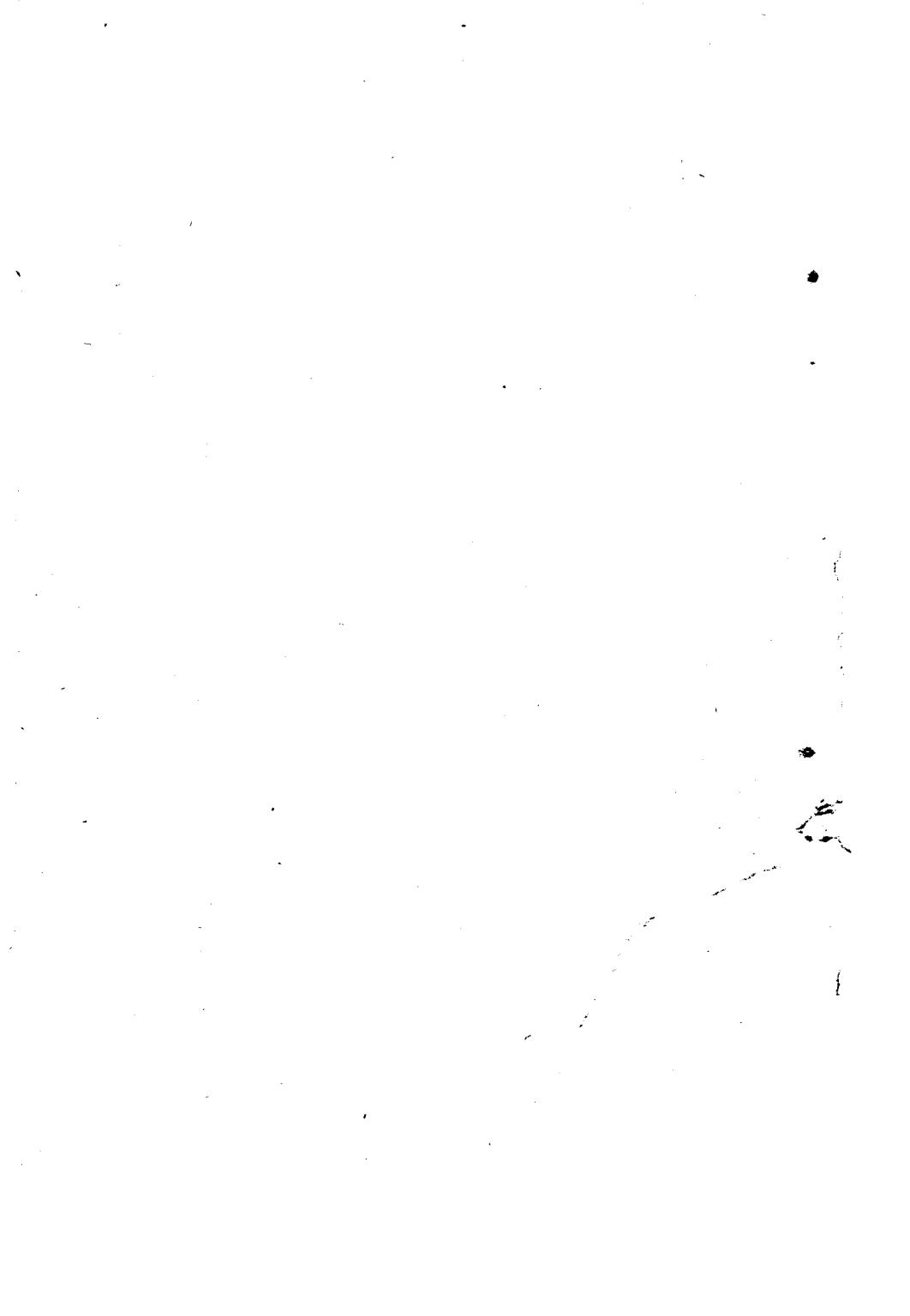
英国政府鎮压了进步力量，剥夺了英屬圭亞那人民不久前开始享有的、本来就很有限的权利，之后便把全部政权交给总督和政府官吏，就这样在英屬圭亞那建成了專制政体。

賈根的“被禁止的自由”一書对这一切事件都有所評述。作者在本書中揭开了这些导致英軍开入英屬圭亞那以及圭亞那人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被剥夺的事件的内幕。賈根

一再指出，在这些事件中美国起了不小的作用，美国的統治集团嗾使英国政府采取更死硬的措施来鎮压英屬圭亞那的进步力量。

“被禁止的自由”一書是賈根的义正詞严的控訴，控訴帝国主义列强掠夺殖民地与附屬国并残酷地剥削殖民地人民的政策。

苏联讀者將怀着濃厚的兴趣來讀契迪·賈根的这本評論尖銳而真实的書。



第一章 “太不可思議了……”

兩國願尊重一切人民選擇其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凡主權及自治事業已橫遭剝奪者，兩國願目睹其恢復。

——大西洋憲章

1953年10月4日是星期日，早晨陽光燦爛。在这样的日子里，最好躺在床上看看報。但是這一天却不同尋常。大清早便響起了敲門聲。

我的一位朋友還沒有跨進門就喊道：“你听到新聞了嗎？英國軍隊開來了。據說憲法將停止實施。”

這個新聞並沒有使我太慌亂，因為它在我看來是太不可思議了。可是一日之間這個新聞傳遍了首都全城。佐治敦市內人心惶惶。街頭巷尾，人們到處談論這件事情。但我認為這是謠言，勸慰朋友們，說沒有任何理由惊慌不安。

的確，在我們的日子里，在為世界人權宣言*所照耀着的自由的日子里，哪會有停止實施憲法這樣的事情？

可是傳聞竟變成了現實。星期二，英國廣播公司的一次新聞廣播就使我們完全明白了當前的局勢。原來英國

* 作者稱之為世界人權宣言的，就是聯合國大會在1948年10月10日通過的人權宣言，其中闡述了國際保衛人權的原則。——侯譯注

政府已經通過殖民地部發表聲明如下：

“已經証實，共產黨人及其同謀者（其中某些人竊據部長職位）的陰謀威脅到該殖民地的福利和正常的治理。如果對此不加制止，他們將企圖采用其它某些國家曾經采用的方法來建立共產主義專制國家。這將導致流血。

根據最近發生的事變，女王陛下政府認為必須盡速派遣海陸軍部隊開往佐治敦（英屬圭亞那首府），以便維護和平並保障社會各階層的安全。如有必要，聯合王國並將派出增援部隊。”

“比格布雷·貝”號和“布爾海特·貝”號兩艘快速艦以及“宏偉”號巡洋艦從百慕大群島全速駛來。從牙買加調來了軍隊。周末前，“頑強”號航空母艦須從聯合王國運來增援部隊。

在這個危急的星期內，眾議院一直在開會。星期三，我提議廢除那些禁止我們抗議英軍開入英屬圭亞那的現行條例和規章。

眾議院議長出面反對我的動議。他說他“一點也不知道”英軍將入境。“難道你沒有聽到英國廣播公司的報導？”我們問他，“難道你沒有聽說軍艦和軍隊已經進入我國領海？”“我都聽說了，”他答道，“但這還不能算是充分的証據。”議長說，只有在他本人確信英軍開到之後，他才能同意我的這項動議。

第二天下午兩點鐘，我重新提議廢除那些禁止我們抗議英軍登陸的條例。但議長又玩起他那套把戲。他說他“一點也不知道”英軍登陸。

“難道你沒有亲眼看見軍隊？”

“我看見了，但是還沒有人正式通知我英軍開到。”

“那到底是誰應該通知你呢？”

原来應該通知他的，是他的头子，即任命他当議長的总督艾爾弗雷德·賽維治爵士。

后来議長宣布下一天他將把我的動議交付表决。但是这件事并沒有實現，事实上也不可能实现，因为第二天众議院就不存在了。

当天，即10月9日，圭亞那所有居民都坐在自己的收音机跟前。秘書長以公务人員特有的、呆板而冷淡得無法模仿的声調宣讀女王政府的决定：

“女王陛下政府决定廢除英屬圭亞那的宪法，以免共产党顛复政府，并防止威胁到該地公共秩序与經濟事务的危机發生。……执掌政权的一小撮人以其行动和演詞証明了他們决心采用一切手段直至暴力，来把英屬圭亞那变成共产主义国家。鑑于此，特以非常权力授与总督，并黜免属于人民进步党的各部部長。为防止共产党信徒可能煽起的混亂起見，已派遣军队开入以协助警察。”

然后艾爾弗雷德·賽維治爵士發表广播演說。他号召警察和义勇軍“忠誠地履行交給他們的責任”。他說，英軍开入圭亞那，是为了帮助他們保护英屬圭亞那公民的生命財产并維持公共秩序。但是賽維治不願冒險，他把民營繳了械。

我和我的部長同事們被撤职。众議院和參議院被迫停止活动。总督利用英国政府授与他的非常权力，成为我国真正的独裁者。

任何集会都被禁止。不久便对人民进步党党部及其領袖的住宅进行了搜查。警察冲进我家的时候，我还穿着睡衣。他們拿去了文件、書籍和录音机，大概是想找到馬林科

夫的秘密指令！可是他們的暴行还不止于此。警察挖开了我車庫里的地板。当我問他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警察死陽怪气地笑了一下。原来他們在那里搜索炸弹！

在屋里进行搜查的时候，英国士兵一直包围着院子。我看这些年轻小伙子，发现他們的臉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在裝出来的、严肃冷淡的臉色后面隱藏着同情。他們似乎想說：“这跟我們毫無关系。我們是被迫于这些骯髒的勾当的。”这些小伙子是昨天才到的。他們在黑夜的掩护下排着战斗队形登陆，准备杀人，也准备被人杀死。不言而喻，他們事先已經被灌輸过以“恐怖分子”、“土匪”和“共产党”为題的宣傳。可是他們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后来就互相問起来了：“把我們調来打仗，可是到底哪里有战事呢？”

的确曾經放过几槍，可决不是朝着这些“民主的捍衛者”放的。一槍是为了打开我党党部門上的鎖。还有整整一排槍是英國军队的步槍放的，那是为了庆祝总督發表廢除英屬圭亞那的宪法及黜免部長的声明。

当天黃昏我到自己的办公室和各部去了一趟。所有政府大楼都布滿了警察。他們对我說，只有得到总督的許可后我才能入內。当我終于得以进入我的办公室后，我發現我書桌的抽屜全撬开了，抽屜里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而且有許多重要文件已經不翼而飞。

从星期三开始，世界各国的特派記者和攝影記者紛紛来到。他們在我的住宅周圍徘徊，因为就像其中一位記者說的，“下一步棋該你走了”。在他們看来，这是一个奇怪的危机：沒有任何集会和示威游行，也沒有任何槍声。和平委員会原拟在星期三举行的群众大会，我們決定停止召集——絕不能給警察造成槍击的任何借口。

“每日先驅報”特派記者10月9日从佐治敦發出的報導表达了他的全体同行共同的意見。他說：“記者昨日暮飞抵这一到处是棕櫚和小木屋的、为危机籠罩着的城市。抵此已18小时，但記者尚在探寻危机的征象。”

这位記者沒有能找到危机的任何征象。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个危机是在白厅^{*}里和在华盛顿虛構出来的。

“非常奇怪的危机，”这位記者对我說，“正在危机如火如荼的时候，市內却在举行規模宏大的国际板球賽！”

就是上星期發生的輕微的激动，也已經平息。上星期四，众議院議長拒絕同意廢除現行的条例和規章，并且不允許进行劳工关系法案的初讀。我党党员退出了会場，表示抗議。之后召开了群众大会。我先和总督會談，然后和众議院議長會談。問題得到了解决：法案在“危机周”的第一天被通过。

居民对危机的态度各各不同。大多数欧洲人，包括富有的葡萄牙人在內，都为之雀躍。至于老百姓則开始是迷惑不解。这个新聞像晴天霹靂一样使我們，而且我認為也使全世界，大吃一惊。但不久，困惑的感覺就变成冷静坚强的决心。

我們發表了一篇告人民書，号召人民“保持鎮靜而堅毅的精神”。

人民进步党發出了一篇以“警覺”为題的通告，号召全体党员毫不动摇地忠实于党的事業。

“不論在最近几天內會發生什么事情，”这篇通告說，“我們必須保持坚毅的精神，深信我們的領袖一旦被捕，一

* 白厅是英國政府所在地。——中譯注

定会有新的同志起来代替。如果國內宣布戒嚴，我們大家都應該留在自己的家里，平靜地繼續進行自己的工作，不要理睬人家的挑撥。”

我們号召舉行總罷工。我們号召人民消極抵抗，即既拒絕採取暴力，也拒絕合作。警察沒收我們的傳單，并恐吓印刷廠的老板。總督企圖阻礙我們号召舉行的總罷工，宣布許多工業部門為“生活必需部門”。可是糖業工人還是掀起了罷工。居民紛紛從郵政儲金局提出存款。抵制英國貨和“波克兄弟公司”所屬商店的運動開始了。我們發出的拒絕合作的号召自有它的效果。總督在“黑色星期五”後僅一周就歇斯底里地号召合作的事實，就證明了這一點。

蹂躪民主，並不是像我們的主子那樣所希望的那樣一往順利。英國公正的輿論界對英屬圭亞那的事變大為驚愕。我國不像馬來亞或怯尼亞：英國政府無法用關於搶刦、謀殺、暴力和恐怖的、聳人聽聞的故事來掩飾自己的劣跡。

在武力的威脅下推翻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這就是英屬圭亞那的事變！雖然英國政府在這方面也抬出了“共產主義威脅”這個怪物，但工黨黨員還是狠狠地抨擊了“炮艦民主”，並要求“政府証實自己的譴責”。

前英國殖民大臣詹姆斯·葛里菲斯先生在朴次茅斯發表演說時，要求政府拿出具體的根據。他說：“政府必須向議會和全國証明它的疑惧是有根據的，並且不得用泛泛其談、含糊其辭的聲明，而要用具體事實來証明。”

英國政府聲明即將就英屬圭亞那問題發表白皮書，並將提交議會討論。我們知道這個消息後，決定啟程赴英。前英屬圭亞那教育部長林·弗·斯·伯納姆先生和我兩人應在英國政府和人民面前陳述一切經過情形。

有一种謠言，說我們兩人不會得到許可離開英屬圭亞那。但英國政府否認這種說法。

可是，雖說我們享有“离境自由”，我們路程上的障碍还是愈来愈多：特立尼达政府和巴巴突政府禁止我們过境；美國副領事拒絕發給我們美國的入境簽証或過境証；荷蘭和法國政府不准我們在荷屬或法屬圭亞那境內逗留一宵，而走这条路綫时却必須經過这个地方；英美的航空公司拒絕我們搭乘它們的飞机。

最后，我們还是办妥了搭乘英屬圭亞那航空公司的“达科他”型巨型客机离国。兩個人乘一架巨型專机的費用是我們所負担不了的，但是我們沒有其他的出路，因為我們的赴英愈来愈有必要。世界人权宣言除保障其它各種自由外，还保障來往的自由。人家告訴我們，說世界人权宣言适用于每一个人。但看来它只适用于秘書長和其他某几个选定的人士，因为秘書長一路上并沒有遇到任何障碍。他和弗南德斯、卡特、拉庫和肯达尔这几位拥护英國政府的先生們順利地到达了英國。可是要知道，他們去英國是为了感謝女王政府对英屬圭亞那的体贴和关怀。

第二章 人为的困难

圭亞那的脚，踏着铺满黄金的土地；
圭亞那的额，顶着布满星星的太空。
圭亞那踮起足尖，远眺美丽的英吉利；
圭亞那弯下强壮的背，吻着英吉利的手，
温柔地谈出自己的心意：
她愿意做我们神圣祖国的
姊妹和女儿……

——乔治·察普曼

那个地方在圭亞那，在那慷慨的黄金国。

——威廉·莎士比亚

英属圭亚那是南美唯一的英国殖民地。她西接委内瑞拉，西南和南部与巴西接壤，东邻荷属圭亚那。她的海岸线沿大西洋蜿蜒约270哩。

这一资源丰富的国家之所以在经济上落后，是有一系列的原因的。这一章内，我就想谈谈其中某几个原因。

常常有各色各样的调查团、委员会、专家和顾问到英属圭亚那来。他们写下了长篇累牍的报告。但这些帝国主义的走卒几乎每次都是急急忙忙地宣布英属圭亚那是一个“困难重重”的国家：土地贫瘠，又有种族问题、排水和灌溉问题，等等。据他们说，我们应当考虑到这些困难，从而满

足于我国已經取得的那些微小的成就。至于帝国主义，当然和这一切問題毫無关系！而且甘蔗种植园主人也根本没有阻碍我国的發展！

英屬圭亞那的面积为83,000平方哩，几乎和英国本土相等。全国面积大約有86%是森林，10%是大草原。我国全部人口几乎都集中在其余4%的面积上；这是一片寬約10哩的沿海地帶，地势基本上低于海平面。首都佐治敦位于海平面以下8呎，周圍有海堤保护。

圭亞那的气温在华氏75度到90度之間。大西洋的輕風和貿易風使原来一定会非常潮湿的赤道气候較好。雨量充沛。

草原一般高出海平面300到400呎。但在西部与巴西交界处，巴卡拉馬山高达9,000呎；南部的卡納古山和阿卡來山高約3,000呎。

我国内地富于自然資源：各种木材，矿产——鐵矾土、黃金、鑽石、鉬矿、鐵矿、鑑矿以及貴重的沙矿。某些地質学家認為：英屬圭亞那因与石油丰富的委內瑞拉、特立尼达毗鄰，一定蘊藏着大量石油。

圭亞那常常被人叫做“河光明媚之乡”。四条大河在我国境内蜿蜒，流入大西洋。柯倫丁河形成我国与荷屬圭亞那之間的国界。伯比斯河、达木拉拉河和艾賽基伯河把全国分成三个以这三条河为名的地区。

英屬圭亞那有两个城市：在达木拉拉河口的佐治敦和在伯比斯河口的新阿姆斯特丹。艾賽基伯河口有許多大島，其中一个島的面积和英國殖民地巴巴突相等。海輪可以沿这些河流上駛60到80哩。

在我国有許多种族定居，所以英屬圭亞那有时被人叫